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三卷

人 民 出 版 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三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 号
常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7 $\frac{1}{8}$ · 插页 7 · 字数 640,000
1962 年 11 月第 1 版
1965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533 定价 (四) 2.15 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第十三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收集了 1859 年 1 月至 1860 年 2 月所写的著作。

1859 年是标志着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开始活跃的一年，也是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始加强的一年。欧洲各国出现了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征兆；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持续很久的政治反动时期即将结束。新的革命前景展现在工人阶级的面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1857—1858 年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推动了政治的全面活跃。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所造成的。它的后果到 1859 年仍有充分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时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革命活动，是为了准备国际无产阶级在革命高潮业已成熟的条件下去迎接新的阶级搏斗。马克思继续努力钻研政治经济学问题，恩格斯则继续钻研军事科学、历史和语言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紧张地从事政论著作。他们系统地在报刊上发表有关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的文章，而且还继续从事自 1857 年就开始的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的工作。

为了制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特别注意发展经济学说。早在四十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

一起就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定了理論基础，制定了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表述了馬克思主义的主要政治思想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許多根本原理。在此以后，馬克思便把主要的精力用来創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馬克思在确定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約着社会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后，就着手研究生产方式发展的規律，特別是資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經濟規律。他揭露了資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在許多年中馬克思深刻地研究了資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許多极其重大的問題，他根据大量文献和資料研究了資本主义社会的經濟实况，研究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領域（技术史、农业化学、数学等），他利用这些科学領域的資料来更詳尽地闡明許多經濟学問題。完成了這項巨大的工作以后，馬克思就于 1857 年开始写作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巨著。我們搜集到的 1857—1858 年經濟学手稿就是这部著作第一部分的草稿。在这些手稿中馬克思对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多年来的研究进行了某些总结，表述了馬克思后来在他的主要經濟学著作“資本論”中发展了的許多重要原理。1857—1858 年手稿表明，正是在这个时期馬克思大体上已經制定了作为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的剩余价值學說的原理。1857—1858 年經濟学手稿有一部分是馬克思打算在写作他计划写的那部經濟学巨著时加以修改、补充和利用的原始材料。馬克思准备把这部著作分册出版。第一分册于 1859 年 1 月脱稿，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形式出版。

本卷的头一篇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馬克思主义杰出的經濟学著作之一。这部著作反映了馬克思的經濟学說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他对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对資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一个重要阶段。正如弗·伊·列宁所指出的，这是马克思的那些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的著作之一。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清晰明确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的高度科学的見解，分析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和劳动的本性，制定了价值学說，研究了貨币的起源、实质和职能問題。这部著作以相当大的篇幅批判地剖析了資產阶级的和小資产阶级的关于商品、价值、貨币以及貨币流通的各种理論。马克思在他这部著作中为科学地闡明資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奠定了基础。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开头有一篇著名的序言，这篇序言有巨大的理論意义和独立的科学意义，其中对马克思所发现的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作了天才的說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本身下了經典性的定义。用弗·伊·列寧的話來說，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周密說明”（“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7頁）。

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領域中划分出經濟領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同时他着重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現實基础，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現實基础。这样就指出了科学地研究社会經濟形态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即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規律的統一过程”（“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9頁）来研究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马克思在序言中表述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規律，以及关于在阶级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矛盾是社会革命、一种社会經濟形态为另一种比較进步的社

会經濟形态革命地代替的主要原因这一极其重要的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現存生产关系或財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語)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見本卷第8—9頁)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表现，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死亡，資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同时也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将摆脱阶级社会的对抗性矛盾。

馬克思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他在該书中闡明的經濟学問題，特別是用来分析商品、劳动、价值、貨币。他揭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間的矛盾，并且指出，这个矛盾的发展及其扩展到商品和貨币之間的关系上去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資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商品和价值是永恒的自然范疇，馬克思和他們相反，他证明了商品和价值在历史上的暫时性质。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研究指出，产品只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具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生产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出現的，它在从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馬克思把商品看作資产阶级社会的經濟細胞，其中包含着資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萌芽。

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就已經指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这二重性。馬克思在其对商品的分析中最先确定，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是一个矛盾的統一体，它反映着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間实际存在着的矛盾。

馬克思在研究商品的过程中还弄清楚了，商品中包含的矛盾

是由生产商品时耗費的劳动的矛盾性质所决定的。馬克思深入地研究了創造价值的劳动，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他确定并证明了体現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按照馬克思自己的說法，这个发现是使政治經濟学中許多異常复杂的問題得以闡明的“出发点”。

馬克思根据对商品和劳动的分析发展了他的价值學說。資產阶级經濟学家，包括斯密和李嘉图在內，在商品同商品的交換中、价值的交換中看到了物的交換，而馬克思則在这种交換中揭示了人与人之間的关系。馬克思在分析价值时，并不像資產阶级經濟学家那样，只限于問題的数量方面，只限于規定价值量，而是首先詳尽地闡明价值的本质，对它作出质的評定，指出价值是物化了的抽象劳动；他从理論上論证了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馬克思依据他的价值學說确定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耗費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必然采取价值的形式。

馬克思从自己的价值學說出发，对貨币問題也作了詳尽的研究。在經濟科学中他最先闡明了价值的貨币形式的起源，指出了价值和貨币的有机联系，认为貨币是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的最終結果。他揭示了貨币的本质，研究了貨币在資產阶级社会中的經濟作用，科学地确定并闡明了貨币的各种职能，以及金屬貨币和紙币流通的規律。同时，馬克思也揭露岀：資產阶级的和小資產阶级的关于貨币和貨币流通的各种理論是沒有根据的，企图通过消灭貨币的方法来消除資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改善資本主义”的計劃是一种空想。

馬克思所創立的严整的科学的价值學說，是对无产阶级政治經濟学的发展的杰出貢獻。馬克思以他的价值學說为基础，后来

在“資本論”中詳細地、全面地制定了剩余价值學說。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即馬克思計劃寫的那部著作的第一分冊出版以後，馬克思曾準備出版第二分冊，在這一冊中他打算闡述資本問題。但是，馬克思在進一步研究經濟的過程中對自己最初的寫作計劃作了很大的改變，決定暫時不發表他的研究成果，而對許多他认为還沒有弄得十分清楚的問題繼續作了研究。馬克思的新的想法在“資本論”中得到了體現，該書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

馬克思認為，“資本論”第一卷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續篇。但是，儘管如此，馬克思認為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編中扼要地敘述一下“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基本內容是必要的。馬克思之所以這樣做，不僅是为了研究上的更加連貫和完整，而且是因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只作了初步闡述的他的關於商品、價值和貨幣的學說的個別原理，要在“資本論”中加以進一步的發展（例如關於價值實體和價值形式的學說，關於商品拜物教的原理等）。同時，正如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所指出的，他认为某些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已詳細探討過的原理，在“資本論”中可以只作比較簡略的闡述。所以，在“資本論”出版以後，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並沒有失去其獨立的科學意義，而且有理由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佔據一個卓越的地位。馬克思的這部著作對於商品分析史、價值學說史和流通手段學說史等方面所作的探討具有特別的價值。它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世界經濟學文獻中一部論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貨幣的最優秀的專題學術著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個時期的政論作品，在本卷中占相當大

的篇幅，这就是他們在当时进步的美国資產階級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那时他們繼續為該報撰稿）和倫敦的德文報紙“人民報”上發表的文章，以及恩格斯的以單行本出版的兩本小冊子——“波河與萊茵河”和“薩瓦、尼斯與萊茵”。革命政論的寫作在這個時期仍舊是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的主要活動形式之一。這些作品的內容充分反映了歐洲政治局勢尖銳化以及新的革命事件成熟的过程。

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9 年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們當時注意的主要是在以下几个問題：意大利反對專制奧地利和國內反動派（它們妨礙國內政治上分裂狀態的消除和阻撓國家的民族統一）的壓迫的不斷加強的民族解放運動、法國國內外日益加強的反對波拿巴主義的鬥爭以及其他各國革命民主力量的結合。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這一切看作是預示歐洲新的革命高潮即將來臨的征兆。同時他們也密切注視孕育著國際關係的新危機和新戰爭的國際衝突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評價各種事件時，首先注意到資產階級性的改造尚未完成，在許多國家裡無產階級都必須消滅封建主義殘余，必須解決在 1848—1849 年未能實現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首先是像德國的統一和意大利的統一那樣的任務，以便為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扫清道路。

馬克思在“意大利的統一問題”這篇文章中明確地闡述了無產階級革命者要通過開展群眾革命鬥爭的辦法來達到意大利人民的民族統一的方針。馬克思指出了意大利發生的各次人民騷動，他特別注意意大利民族運動中進步的資產階級分子，即反對統治集團的政策的“民族派”；當時意大利的統治集團為了王朝的反人民的利益，為了在皮蒙特的霸權下統一意大利，曾力圖利用國內的局勢。馬克思看到，這些統治集團請求外國的“援助”、它們同追求自

私自利目的的路易·波拿巴結成同盟是对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威胁。馬克思希望意大利人民的斗争将会唤醒其他各国的人民起来革命，希望“意大利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为了从他们的压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展开共同斗争的信号”（見本卷第184頁）。

在“欧洲的战争前景”、“欧洲的金融恐慌”、“路易-拿破侖的处境”、“和平还是战争？”、“法国的战争前景”、“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等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欧洲反动势力，首先是法国波拿巴統治集团想用发动新的“局部”战争的办法来防止革命爆发的企图。馬克思和恩格斯事先就警告要防止这种战争，因为它一开始就可能“在各方面起反革命的作用”（見1859年2月4日馬克思給拉薩尔的信）。同时，他們推測欧洲反动派是不能使战争“局部化”的，“在欧洲的任何地区开始的战争决不会在开始的地方結束”（見本卷第184頁）。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大力促进各国人民的广泛开展的革命运动，使这场战争变为全欧洲性的革命战争。

虽然备战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馬克思主义奠基人早在战争开始前好几个月就預言，以法国和皮蒙特为一方和以奥地利为另一方的軍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向“論坛报”的讀者揭露了促使路易·波拿巴及其僕从們进行新的軍事冒險的真正原因，揭示了欧洲各国政府旨在加剧冲突的外交阴谋，指出了各敌对国家所进行的备战活动。在“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等一系列文章中，恩格斯从战略观点分析了未来的战场的特点和双方軍事力量的对比情况，大体上預言了即将发生的軍事行动的性质。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新的国际危机同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高涨的前景联系起来，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更广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加强实际的革命活动。

马克思和伦敦的德国工人组织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参加了许多群众大会。在新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特别尖锐地感觉到发表政论性言论和影响社会舆论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机会受到了限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单靠在“论坛报”上撰稿显然已经不够了。马克思在1859年3月28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时代改变了，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党必须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占领阵地，哪怕是为了不让其他政党去占领它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找各种办法去直接向欧洲大陆的读者群众说话。1859年3月马克思同意给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新闻报”撰稿，但是由于奥意法战争的爆发，该报编辑部不敢让无产阶级的领袖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因此谈判在当时没有获得成功。

1859年4月，恩格斯在德国出版了一本匿名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有关意大利危机和日益临近的新战争的各个问题所持的立场。

“波河与莱茵河”一书是对复杂的国际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典范。恩格斯写这本小册子是供广大公众，其中包括资产阶级读者阅读的，因此他把军事历史观点和战略观点提到了首位。但是，全书都贯穿着从无产阶级立场，即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捍卫统一意大利和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道路的思想，它证明了统治阶级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幌子下所执行的反动政策与意大利人民和德国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是不相容的。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揭露了波拿巴法国根据反动的“自然疆界论”妄想侵占莱茵河左

岸的野心，恩格斯指出，“自然疆界論”經常被用来为侵略政策辯护。德国資产阶级亲奥地利集团的代表当时宣揚建立一个在奥地利霸权下的“中欧大国”并使中欧其他各民族都屈从于德国人的統治的沙文主义思想，恩格斯給了他們以坚决的回击。同时恩格斯也揭穿了建立一个以容克地主的普魯士为首的“小德意志”的計劃的反革命性质。恩格斯热烈地主張把倫巴第和威尼斯从奥地利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令人信服地证明，让意大利独立对德国來說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軍事方面都是有利的。“如果我們不是把占領別国领土和鎮压別国民族（只有被偏見弄瞎了眼睛的人才会否认它們有历史发展的能力）当作自己力量的源泉，而是关心使自己在本國內成为統一的和强大的，那样我們就会做得好一些。”（見本卷第 281 頁）

由于有必要創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机关报，以它作为党宣传革命思想的公开讲坛，以它作为团结和組織在反动时期彼此失去了联系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干部的核心，于是馬克思就在 1859 年 5 月初召集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老战友——李卜克內西、普芬德、罗赫納等人开了一次会，就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机关报的問題展开了广泛的討論。此后不久，馬克思就和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机关报“人民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馬克思答应非正式地为該报撰稿，为該报提供他在“論坛报”上发表过的文章，向該报提建議，給予物质上的支持。馬克思希望在决定关头把“人民报”变成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的机关报。1859 年 6 月 11 日“人民报”第 6 号正式声明馬克思和恩格斯为該报撰稿。不久，馬克思便担任該报的編輯，实际上也是該报的行政負責人。

虽然“人民报”在 1859 年 8 月 20 日出版了第 16 号以后就由

于缺乏經費而停刊了，但是它在馬克思的主持下完成了作为宣傳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宣傳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理論原則和策略原則的战斗喉舌的光荣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宣傳了許多极其重要的革命理論原理。該报轉載了前面提到过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的序言。1859年8月“人民报”有两号連續刊登了收集在本卷中的恩格斯对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的評論。恩格斯在这篇評論中闡明了馬克思以其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发现所完成的革命变革的实质，指出这些发现不仅对于科学，而且对于实践，对于革命运动都具有巨大的意义。恩格斯对資产阶级政治經濟学的局限性，特別是德国資产阶级經濟思想的落后性作了鮮明的闡述，他用无产阶级的真正科学的政治經濟学去对抗那些庸俗經濟理論。恩格斯在評論的第二部分闡述了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辯证法的本质特点。

“人民报”捍卫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声援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搏斗，特別是詳細地闡述了1859年7月爆发的著名的倫敦建筑工人大罢工的进程。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政治評論”一文中論证了对罢工的革命观点，认为罢工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合乎規律的和重要的形式之一。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英國資产阶级妄想用武力强迫工人放棄有組織的斗争的企图只会导致“劳資之間本来就很深的鴻沟”的加深，只会导致作为社会变革的可靠保证的阶级仇恨的加深(見本卷第547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可以比在“論坛报”上更自由地发表自己的革命观点，因为“論坛报”的資产阶级方向妨碍他們这样做。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人民报”結合欧洲各国对外和对內政策的重大事件公开闡述无产阶级的策略原理，坚决地揭露反动

派，并同无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敌人进行斗争。

例如，收入本卷附录中以“报刊述评”为题的材料表明，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金克尔等人在他们的伦敦机关报“海尔曼”上所发表的浸透着庸俗气味和民族主义精神的言论，在“人民报”上遭到了多么辛辣的嘲笑。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在“人民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的主要任务是，针对1859年4月底在意大利爆发的战争论证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对这场战争的估计，阐明战争爆发的原因，分析战争的进程和后果，这一切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当时所写的许多文章的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了早在意大利危机初期，即军事行动开始以前他们就已发表的观点，认为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是波拿巴集团的反人民政策的继续。他们着重指出，这场战争是路易-拿破仑及其集团所主使的，他们力图用比较轻易地战胜“外敌”的办法来巩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蛊惑人心地利用“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民族原则”的口号来投机取巧，以获得声望，并在这个口号的掩盖下牺牲意大利和其他各国的利益以整化法国的版图并且巩固它在欧洲的政治霸权。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撕下了路易-拿破仑的“意大利解放者”的假面具，彻底揭穿了他对意大利民族运动所策划的反革命阴谋。他们强调指出，波拿巴法国和奥地利一样，都是意大利独立和统一的最凶恶的敌人。拿破仑第三所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对争取意大利统一的人民革命运动的隐蔽的干涉。马克思在“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一文中直接把这场战争比作1849年第二共和时期法国干涉者为了恢复罗马

教皇的統治而进行的远征。馬克思指出，对路易-拿破侖來說，“这次战争只是法国对羅馬的第二次远征，誠然在各方面都具有更大的規模，可是就其动机和結果而論却和那次‘共和主义’壮举毫无二致”（見本卷第 541 頁）。其实，拿破侖第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保持意大利的分裂状态和意大利各国的反革命制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充滿了对意大利人民反对外国統治的斗争的热烈同情。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強調指出，尽管波拿巴主义者在搞阴谋，尽管皮蒙特君主主义者在搞王朝的反革命图謀，但是在意大利有能够通过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实现国家统一的力量。馬克思贊同意大利革命家馬志尼那篇揭穿了路易-拿破侖的蠱惑人心的花招的宣言，并且在“紐約每日論坛报”上发表了这篇宣言的譯文（見本卷第 406—412 頁）。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杰出的意大利爱国者加里波第所率领的志願部队反对奧軍的行动看作是人民反抗外国統治的榜样，看作是真正的解放战争的典范。恩格斯指出，加里波第“不怕采取拿破侖第三告誡部下避免采取的那种迅速行动和猛攻”（見本卷第 413 頁）。恩格斯在“战略”一文中对加里波第作了很高的評价，认为他是革命的統帅。

在“战争”、“会战終于发生了！”、“軍事行动的經過”、“軍事事件”、“馬振塔会战”、“索爾費里諾会战”、“意大利战争。回顾”等文章中，恩格斯从軍事观点分析了各次战争事件。这几篇文章和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其他軍事历史性的簡評，是对軍事科学的重大貢獻。恩格斯作为精通軍事問題的专家，在这些文章中对 1859 年的軍事行动作了全面的分析，經常对軍事学术史方面的問題进行探討并且作出了深刻的軍事理論概括。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意大利战争”一文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